



空。偶有阳光洒在雪地上，反射出的耀眼光斑，让你只消定睛凝视一会，便会感到两眼发痛。公园非常宽阔，鲜有人迹，却四处坐落着许多有趣的艺术雕像。二月的寒风阵阵，树木沙沙作响，落雪纷纷，远远几声鸟啼，那声音听来有些模糊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般。除此以外，再没有别的声响。不管是什幺声响都无法进入我们的耳里。没有人会和我们迎面走来，也没有人会和我们错身而过。只看到两只鲜红的大鸟怯生生地从雪地上振翅飞起，盘旋着飞进杂树林里。

挪威的森林很寂静，就像挪威人一样，好像寒冷的天气把他们的性子也冷冻了。多么冷漠的挪威人，这几乎是很多游客的第一印象。其实他们只是习惯于在自我意识的小森林里静静地做自己的事情，就像他们的家居设计一样，极高的质量和极简的设计。让你不禁猜测，他们平静专注到你不敢去打扰的那个世界，该是多么广袤幽深。

但他们的安静不是对周遭事物的漠不关心，他们时刻观察着，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主动上前。我和朋友在超市买牛奶的时候，因为分不清牛奶和酸奶而在冰柜面前犹豫不决，正准备要求助于“谷歌翻译”的时候，有一位挪威人主动上前，用不流利的英文帮助了我们。他们的友好更像是一种尊重彼此的平等友好，没有任何让人不快的多余修饰。

身处国外，被各种不同肤色的人包围，你会知道异样的目光是在所难免的。在中国，外国人也许会被高看，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，国人可能会被低看。唯有在遥远的奥斯陆，人与人的目光得以直接对视。就像他们对待外来的难民一样。北欧国家接受了大量的难民，你一眼就可以从肤色上将他们区分出来。他们在这里生活，做着各种各样的工作，就像是在时空长流中漂流着的星舰，他们慢慢游览，各自却又显得是那么孤单，有时同行，有时分道扬镳，却会在相遇时互换那一点心照不宣的善意。在我们的宾馆附近，开着一家极其平价的蔬果超市，第一次进去的时候，快被挪威物价逼疯的我们简直如逢甘霖，后来才知道那是来自中东的人开的店，在那购物的也大多

是有着黝黑皮肤的人。有一次在排队结账时，一位黑人向我们搭话，那是个高瘦的小男孩，眼睛很大，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。他说：“You are Chinese? I am black people.” 更妙的是，同行的好友还回了一句，“Oh, I can see it!”

漫步于挪威的森林，我一深一浅地踩在雪里，耳机里在唱一首英文的歌谣。

我想起蒙克的呐喊。想起三年前的这时候，我一个人骑车在老家无人的街道上飞奔，路过一家老放这首歌的便利店。当时极度渴望远行，以为自己就快要摆脱这规律的日子了。现在，我不远万里，吃尽苦头，来到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国度，四周全是陌生的语言和文字，在这个无比寂静的时刻，我终于接受了自己至今为止仍然不怎么样的人生，也终于明白了光阴短暂，身外之物皆可抛，唯有这份寂静永存。

